在熟悉與陌生之間

夏秋紅/輔仁大學/藝術與文化創意學程

115 年所修課程：原住民族部落學習與體驗

2026 年的夏天，因緣巧合參加了夏季學院的「原住民族部落學習與體驗」課程。

原本以為，這只是一門利用暑假認識原住民族文化的課。真正走完三週後才發現，它更像是一段重新認識台灣的過程。

課程期間往返台東、蘭嶼與花蓮。七月的東部很熱，走路流汗、爬山流汗，搭船後仍頂著太陽繼續前進。現在回想，那些暑氣、海風和山路，反而讓記憶變得清楚。

身為文創科系的學生，平常經常接觸「文化」、「地方」、「轉譯」、「設計」這些詞，也常思考一個地方有哪些特色，可以轉化成什麼樣的創作。但這趟課程讓人開始反問：如果對文化本身沒有真正理解，所謂的轉譯，會不會只剩下表面的圖案與形式？

課程從南島語系與台灣原住民族開始。過去知道台灣目前官方認定有十六個原住民族，卻很少真正理解，不同族群都有自己的語言、命名方式、親屬制度、信仰與生活秩序。

一個名字，可能連結家族、土地與生命歷程；一棟房子，不只是建築，也可能承載祖靈、身分與家族歷史。這些事情若只停留在資料裡，很容易變成幾個名詞；真正進入部落後，才明白文化不是被整理好的分類，而是一群人每天正在經歷的生活。

在卑南族的課程裡，從母系社會、男子會所、年齡階級，到「卑南王」的歷史，原本抽象的知識開始有了地方感。歷史不再只是年代，而是不同政權、族群與地方互動後留下的痕跡。

到了蘭嶼，這種感受更加直接。

過去對蘭嶼的印象，大多是飛魚、地下屋、拼板舟與藍色海洋。真正坐上拼板舟，才知道一艘看似簡單的船，要控制平衡、方向與划水力道都不容易。達悟族人依不同木材特性選擇樹種、拼接船體，甚至曾經以拼板舟跨海航行。眼前的船不只是漂亮的文化符號，而是一整套與海洋共存的知識。

Summer Colle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

對地名的理解，也因此改變。達悟族語地名常記錄採集、潮汐、地形與部落界線。對觀光客來說，那可能只是地圖上的一個景點；對族人而言，卻是祖先長期生活留下的記憶。

也正是在蘭嶼，第一次很明確地感受到：部落不是景點，文化也不是為遊客準備的表演。外來者習慣拍照、體驗、打卡，卻可能忘記那裡首先是別人的家。飛魚季、地下屋、拼板舟與傳統服飾，都有自己的規範與禁忌。尊重文化，不只是說一句「很有特色」，而是願意先理解什麼可以做、什麼不該做。

在排灣族土坂部落，對「文化符號」又有了另一層體會。

以前看到百步蛇紋樣，很容易把它當成具有辨識度的原住民族圖騰。但進入祖靈屋、了解頭目制度、長嗣繼承與五年祭之後，才明白這些圖像背後有家族、祖靈與身分的意義。

這對文創學生來說，是很直接的一課。文化元素不是看到漂亮就拿來使用。設計之前，應該先知道它從哪裡來、屬於誰、在什麼情境下使用，以及是否存在不能碰觸的界線。

土坂天主堂也讓人印象深刻。西方宗教進入部落後，並沒有完全取代原有文化，而是讓太陽、百步蛇等排灣族意象與天主教信仰在同一空間中共存。這種轉化不是簡單拼貼，而是在理解與尊重之後產生的新形式。

布農族的學習，則從山路開始。

沿著八通關與拉庫拉庫溪流域前進，看見的不只是自然風景，還有遷徙、舊社、道路開鑿與歷史衝突留下的痕跡。山林裡的植物也不是單純的自然資源。秋海棠可以解渴，月桃可以編織，其他植物能用在建築與生活器具之中。這些知識不是從書本中長出來的，而是人長時間生活在環境裡，一代一代累積而成的智慧。

到了魯凱族部落，記憶最深的是歌聲。

進入部落時，部落老師以植物迎賓，吟唱一路延續到室內。石板屋裡有小米、生活器物、手工藝，也有家族的重要物件。那不是刻意布置的展場，而是一個仍然保存生活痕跡的空間。

三週的時間，其實不足以真正理解任何一個民族。

但也正因如此，課程結束後，反而更清楚知道過去了解得多麼有限。

以前總覺得原住民族是熟悉的，因為課本看過、新聞看過、日常生活中與旅行也遇過。真正走近之後才發現，這份「熟悉」很多時候只是知道對方存在。所謂距離，有時並不是地理上的遠近，而是理解上的深淺。

Summer College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

到了夏末，再回想台東炙熱的陽光、蘭嶼晃動的海面、八通關延伸進山裡的道路，真正留下來的，已經不只是一次課程的記憶。更重要的是，重新理解了一件事：文化不是可以任意拆解、取用的素材，也不是設計時方便挪用的圖像。對文創工作者而言，轉譯之前應該先學會理解，創作之前應該先懂得尊重。

這個夏天讓原本習以為常的「台灣」，開始出現更多不同的面貌。而或許，真正的認識，就是從承認自己其實還不夠了解開始。

Summer College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